

范太史集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秦聯登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喪服儉葬疏

元豐八年六月七日

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

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
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
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
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
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哀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
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
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
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失者

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縵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

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哀麻纔
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
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哀至暮
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哀其餘則君
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哀麻而已今之冠
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
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夫哀裳不可
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

遂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

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猶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竊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

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
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
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
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
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
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
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
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偪而不可以為繼今惟

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
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
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
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
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
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
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
疏宸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唐鑑二篇

太宗

正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邱壟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峻山為陵鑿石之工

纜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
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
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于孫倉猝勞費又
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
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
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
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

益而姑為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
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
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
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
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
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風俗實自此壞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况人君而可

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
臣也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
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再論喪服疏

七月九日

臣前上疏論大行皇帝喪服乞令羣臣依典禮三年之
制臣之愚見以為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哀麻而服
乘之飾止如今日至暮年而漸變之以至於祥禫然後
全吉此非有所難行惟令有司考正之而已今已卒哭

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汙俗之厚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聖欽明動循典禮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本朝無一違禮之士臣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而未有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朔望之禮羣臣朝服以造於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

主獨以衰服在上上下下異禮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以吉服臨喪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皆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竊以為君臣當同服也伏惟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常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襲而行無所損益焉今欲風天下以忠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衆庶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居喪之禮哀麻本不可以去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釋

哀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哀今人君素服以聽朝
羣臣素服以治事蓋亦古之遺法也臣愚以為羣臣燕
服亦宜為之制度以齊之吉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
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凶居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
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
使民見其服而哀不忘於心也必使之脫去朝服而猶以
有喪者自處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暮年之內燕服宜
純縞素至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黃裏繅緣此練之

服也既小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服乘之飾漸加以
緣可也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惟
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祔廟以後惟羣臣
不舉樂而四海之內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知戴
君之重也臣愚以為宜禁民舉樂三年竊惟朝廷所以
不循遏密之制者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而為
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寧殺禮以便民也臣以

為凡天下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也使之廢業
三年乃所以教之使知為君之有服也彼不為樂必有
他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殺禮以姑息之是
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
於俗足以厚天下之情夫為國家者以禮為急不可忽
也伏望陛下幸察斷之以禮而勿疑

貼黃乞并臣前疏降附尚書省

進唐鑑表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于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洮頰被冕遽迫登遐追攀莫及抱恨沒世伏遇皇帝陞

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迪聖學監於前代
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
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
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
伏惟清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
謹隨表上進以聞

又上太皇太后表

臣聞觀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

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頃在書局多
歷年所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
不遺特垂誤恩擢真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違豫
遽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
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
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
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於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
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

默古者史為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思不出職
交修於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
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
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上太皇太后乞崇儉戒奢疏

二年四月四日

臣濫備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自先
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

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
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
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
覩儉則儉覩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
法不可不慎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
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
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
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
下所宜日以啓迪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
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
以為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
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樸飭正後宮以輔養皇帝之德
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
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陛下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姓困敝幸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之務宜痛為節約昭示儉樸以

率天下自古為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
漢文帝身衣弋絺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
示敦樸為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
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
曰文景以比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
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
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之效則

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不知侈靡他日海
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為之始生民之類受陛下之賜豈
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戶部已
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
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
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
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古
之爭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為

象筋箕子嘆曰為象筋必為玉杯為玉杯則思遠方珍
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
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
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
奢侈天下敗亂今臣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即吉之始若
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為之防
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唯陛下裁赦

范太史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罷開樂宴劄子

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為居喪則

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為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賜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取進止

貼黃如以臣言為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聖旨指

揮

論農事劄子 七月十日

臣近蒙賜告，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嘗艱食，夏麥既薄，或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

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

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
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
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
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
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
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
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
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

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
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
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
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
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耕夫蠶婦
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
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
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

風雨垂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
觀刈獲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
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留無逸孝經圖劄子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陛下
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
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
後歲久而敝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

聖人之言乃置之左右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今邇英閣止書圖序於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坐之後昨因修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於屏間此圖乃祖宗

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仁宗朝故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取進止

貼黃邇英閣兩壁見有前代帝王事跡畫圖如置到無逸孝經二圖只乞重上張掛別不換動即無所妨

十月二十九日上此奏十一月一日邇英進講三圖皆張掛無逸孝經仁宗朝舊圖王沐書無逸蔡襄書孝經此云襄書無逸沐書孝經乃據實錄之

誤兩朝寶訓與實錄不同據圖則寶訓是也

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劄子

十二月二十日

臣伏見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憂軫救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此誠博施濟衆堯舜之仁也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臣知此財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之聖人未有不矜恤孤窮者堯命舜舜命禹皆以四海困窮為託書稱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蓋置而不恤則是

虐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之矣伊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養天下之民使貧者不至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故古者為政必先恤困窮之民國朝祖宗以來惠恤孤貧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糶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惠及存歿近日朝廷無不舉行而又發內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厚無以加矣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

左右竊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忍默而不言哉
古者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
死朝廷自嘉祐以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
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十二月
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
院止以三百人為額臣竊以為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
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雖
仁恩溥博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夫救饑於未饑之時

先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時預為之
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與臨時救濟二者等
為費用不若多養之為善也臣愚以為宜於四福田院
增益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
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畧救濟或給米豆設糜
粥不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到人數書為課績量與
酬獎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徧即委
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負相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

為重難短使存活死損殿最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
廣惠倉竊慮州縣不以為急乞更申明成法每歲以時
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案視
或於逐州別差官點檢使知朝廷掛意令官吏用心振
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不得輕易以為末事畿內諸縣亦
乞令擘畫官屋依京師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立
條禁以絕主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物不虛費
而所活益多矣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係省錢一二萬

緡於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饑窮之人日得食
錢之資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為國者所當用王政
之所先也况朝廷幸不惜費唯更增修舊法推廣祖宗
仁政以副陛下慘怛愛民之意夫何難哉臣竊惟陛下
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
人莫不以此為先務所以拯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
備也如臣言稍有可采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四福田院條制逐院每年特與僧一

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而所養人數不多今若增添人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數每存活若干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及若干人即減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人命

進經書要言劄子

三年四月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

正心修身自彊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
武王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履
屨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戶牖為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
此而况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
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為明鑒置之
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
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畧尚書

孝經論語切要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
聖札所冀陛下手書之目觀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
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
至

進古文孝經說劄子

八月二十日

臣伏觀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
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講雖
不足以跂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

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
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
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
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
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
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闕省覽
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
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冊上

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勸學劄子 二十二日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閤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補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畧陳一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孔子皇皇其已

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
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
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
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
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
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貳遂
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
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

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他術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

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

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於今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拱無為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

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
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
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
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
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
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
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

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
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
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
之愚

薦講官劄子

十一月十七日

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令陛下
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
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

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為本局檢閱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觀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實於公論皆以為宜臣竊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望陛下知察而已取進止

貼黃臣聞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假臣與顏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衆所共

悉今之所言非敢私於知己輒薦其子實以康之
學行可備勸講臣受陛下厚恩唯欲得人以助聖
學故不敢畏避嫌疑密入此奏伏乞留中特自聖

意處分

二十二日司馬康除侍講

進尚書說命講義劄子

四年正月七日同崇政殿說書類復上

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
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
可為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主言治世之道說命

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講解於前謹輒記錄所言編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取進止

點論語劄子

臣等昨進講論語伏見舊本點句差誤不少臣等雖逐受改正尚未能盡竊慮御前見用本亦有誤點欲乞降付講筵所臣等參詳改正進入以備溫覽取進止

貼黃或乞下國子監別取一本點定進呈取聖旨

范太史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正始劄子

元祐四年五月十六日

臣蒙陛下擢授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
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
恭惟祖宗受天明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
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

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

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皇帝存之於心
若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
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
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取進止

乞再貶蔡確劄子

十七日

臣伏見已責降蔡確分司南京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
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議伏乞處以典刑更重行竄

謫取進止

乞降付
三省

論執政闕官劄子

臣伏見自胡宗愈罷闕尚書右丞一員執政繫朝廷重
輕自非人望所屬有益於國不可以備位乞陛下精加
審擇若聖意未得其人寧且虛此一員亦未至於闕事
取進止

乞留中

乞差實錄檢討官劄子

臣伏聞魯肇已除外郡修實錄闕官一員昨差司馬康
克檢討康以非久書成固辭而罷今來魯肇未了文字

須得一人成之欲乞却差康充檢討官不唯史官得人

亦公議皆允取進止

乞留中出自
聖意指揮

貼黃著作與修撰檢討文字相通本不可分今康
見在史院修日歷不兼實錄職事未得安便

乞寬刑劄子

二十三日

臣伏見蔡確已責降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臣知陛下宸
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為宗廟社稷之計非以
陛下一心私喜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

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
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
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己私物市恩結黨故貪利之
士多為確用今佐佑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
為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
詩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
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
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

支黨滋蔓不已懼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
無辜此先王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
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
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
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年已用大刑四方聞之
無不震聳然人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為當不宜更有
驚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
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既黜謂黨即下詔曰內外臣僚

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
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
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
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裔不
憂不死小人破膽不憂不懼唯當選用忠良力行仁義
繼之以善政而已若因一凶人延及士大夫相繼黜逐
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朝廷唯宜安靜臣願陛下
天地之德包含隱忍容養羣臣不責其全俟有顯過黜

逐未晚臣受恩深厚不同他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情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辨邪正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

恭恭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黜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

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
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
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
司皆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
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
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
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
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

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
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
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論城濠

臣伏聞開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
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
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二丈五尺濶二百五十
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

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微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

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謀也必以為備北朝也使北朝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比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怛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

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取進止

論李之純蔡京劄子

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戶部侍郎知瀛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無兩路鈐轄方

而之任最為要重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純寬厚簡
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戶部雖欲得
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亦不為輕蔡京素附
會姦臣蔡確衆所共知雖有才能而年少輕銳非端厚
之士又故事自成都迴者多為執政其次猶為三司使
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別邪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
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任愈隆為他日大用之漸實未
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必欲召用之純乞別擇人付以

遠方取進止

二十日批出未得施行二十四日蔡京改江淮發運使李之純候任滿取旨再任

論執政闕官劄子

七月七日

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病已危愒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又有員闕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欺謾為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勲舊亦不可止以科第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資

任最隆皆比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加選擇陛下自去
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
可稱唯近日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
奏陳料陛下必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
天下所望也臣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

乞留中

再論城濠劄子

十四日

臣昨上殿論修城開濠欲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甕城
曲門為方城直門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

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今將兩月未蒙施行臣竊以
京城為甕城尤為失體議者必謂可以威服四夷今使
外國傳聞天子居於甕城不足以示威乃所以啓侮此
公卿大夫之辱也而大臣以此為守國之計臣愚竊所
未諭况當國用窘乏之際計無所出而枉興土功為此
無益之費不知紀極假使作之有用不惜費而為之可
也今實無用其費豈不可惜又發掘既廣多發人塚墓
害及幽明恐傷和氣此皆朝廷所當恤也伏乞檢會臣

前奏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封樁劄子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

以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

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
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
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
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
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
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
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
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

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論常平劄子 二十日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畜積無以待水
早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饑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陝西
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
食犬彘之食饑民羣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累相屬幸
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
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閔而為之計
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
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

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逋負督迫民間速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糴以時發歛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糴使不至

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
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為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
以時則官本存常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
此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
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息所以深結於民心也
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年散
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錢十
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捐以與

之誠知民為國本不可不愛惜也况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再論封樁劄子

二十三日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

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家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

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
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
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
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
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樁之法
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
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
畧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志於

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老於兵間日
不暇給文帝躬修儉節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政文帝有
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
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權酤宣帝總核名實選用郡守則
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
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
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培克是奪之於
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

天下之民幸甚取進止

再論常平劄子

同日

臣竊以為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咨
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孔子曰所重
民食畜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見累年
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陛下
憂勞晨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非以倉廩空虛
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變哉一朝得雨報

賽神祇則君臣釋然慶會不復以民生為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亡者有畜積以為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已無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思僥倖天災之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唯速欲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為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為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為重者哉

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為至於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畜積侯景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籍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冊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炭冬則藏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為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為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

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



范太史集卷十五